

# 海角鐘聲與春人詩社 (上) 阮毅成

## (壹)

我生次年，先祖父晉朋（本痰）公逝世。他在三十歲時，即著有誰園詩鈔四卷，時為滿清光緒三年。他自撰序文，謂：「若謂余詠史詩，包羅一朝時事，並有心為感遇諸作，以自寫其牢愁抑鬱之思，竊附於三閭長沙之後，則吾豈敢。」後十六年，亦即滿清光緒十九年，晉朋公又續編誰園詩鈔五六兩卷，再撰後序，謂：「此十六年間所為詩，既中困於簿書，近更專力考據，於篇章非所留意。……君子觀於年時之變遷，詩格之升降，益可見余遭際艱而意興闕矣！律細云乎哉！才盡云乎哉！」其時，與晉朋公唱和最頻者，為江蘇興化李審言（詳），南通范伯子（當世）。先祖母孫太夫人山農，少於晉朋公五歲。她自稱是晉朋公的詩弟子。我自幼隨侍先祖母膝下，四歲，孫太夫人為我開蒙，始識方塊字。先君自杭州寄到當時最新式之小學教科書，開首為人、手、足、刀、尺五字，亦由先祖母為我教讀。六歲，授我詩經。因係韻文，易於琅琅上口。先祖母問亦為詩，我十歲時，曾為之用紅格紙抄錄，兼作

練習小楷用。再用皮紙，搓成細條，以為裝釘。二表姐江慕蘇，長我一歲，係四姑母性嫩次女，自幼亦常來侍讀，孫太夫人亦時命其抄寫。凡此抄本，在連年戰亂中，均已佚去。民國十一年夏，孫太夫人七十華誕，諸叔擬為付印，先君荀伯公，獨以為詩句欠佳，堅持不可。先三叔仲眉公謂可先加潤飾，先君更以為尤不可作偽。我平時雖偶能記得數句，如她教我讀書，句為：「笑我頽唐是老師。」又我十歲時，她有句謂「膝前下拜有三孫。」其餘各句，均不復能記。

直至民國三十七年夏，我因公至寧波，重晤慕蘇表姐，她能背誦先祖母遺詩若干首，雖欠完全，已極不容易。惜她已不記得各詩的題目，只得得詩句：

對月興悲嘆，春風正覺寒。無從消遣去，一線釣魚竿。（毅按：謂搓棉線也。）

白手成家事太忙，遷居落葉在昭陽。薄田幾頃談何易？租賦年年苦歲荒。鄉人紛紛報蝗災，萬種愁腸心上來。

## (貳)

一世生平知己淚，何時才得展眉開？家園獨坐心膽寒，披衣斜背倚闌干。自思輾轉難成寐，細雨微風陣陣寒。荀兒才學最翩翩，桃李門人有數千。生愛抗城風景好，樓臺新築對湖邊。三十年前課子嚴，四時針黹在燈邊。而今家政成科學，勤儉提倡兩字先。登舟獨坐却心寒，回想英雄總讓山。兩岸惟有蘆花景，十五年來四往還。至於我自己學詩，始於結婚之後。因先岳錢逸塵（倬）公為名詩人。太岳母黃太夫人，又為清初大詩家黃仲則之雲孫。我既得良師，乃常有塗抹。但我在大陸時期，公私事務，均至為忙碌，實無暇及於吟詠之事。自民國三十八年，避難臺灣香港，始得結識詩侶，參加詩會。其中尤以香港之海角鐘聲，與臺北之春人詩社，交往最為密切。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二日，臺灣薇閣詩社，在

臺北圓山飯店，舉行雅集，來柬相邀，遂往參加，此為我生平第一次以詩人身份被邀，亦為我來臺後第一次參加詩會，結識臺省詩人黃純青、林熊祥諸先生，至感欣幸。詩題為秋夜宴劍潭山，限七律，我未及交卷。九月二十九日，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任卓宣兄，在臺北中山堂，舉行茶會，到文化界人士三十餘人，亦先期來柬相邀。我適與易君左兄鄰座，我雖久仰其人，尚係第一次見面。我謂：「我適坐於君之左邊，不可不交換一張名片」，易大笑，遂與訂交。十月六日，中秋節，為我到臺灣後第一度佳節。晚間大風雨，未見月光。黃純青與李翼中兩位先生，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中秋詩會，亦來柬相邀，我未能赴會。

(叁)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在香港利舞臺看電影，散場時，在門前遇熊天翼(式輝)先生伉儷。大陸撤守以後，我尚係第一次見到他。他說：最近在學做詩鐘，希望我能去他家餐敘。四十年四月一日，他正式來函相邀，我到了香港英皇炮臺山道中的中安臺他家中，他為我介紹鄭水心(天健)兄，廣東人，在他家中任家庭教師，對詩鐘甚有興趣。自此，每逢星期六午刻，熊備餐招待同好，選題敲鐘。先後參加的，有吳達詮(前溪)、陳其采(涵廬)、陳方(芷町)、張維翰(瘦鶴)、彭醇士、王友蘭(桐菴)、李景康(鳳坡)、鄭天健(水心)、江樹聲、馬彬(史劍)、周淑珍、易君左(意園)、劉太希

(洞菴)等。其中陳謫士(其采)先生係我介紹，馬漢嶽(彬)兄係易君左兄介紹，而易則又係鄭水心兄介紹。當時，每人均須有一筆名。我以思念首都南京，而南京一名江寧，故用思寧二字。在熊宅每次吟集，鐘題皆係臨時決定，各體皆曾用過。嵌字，除一唱至七唱，即鳳頂、燕領、鶯肩、蜂腰、鶴膝、雁足外，尚有魁斗、蟬聯、轆轤、比翼、雲泥、晦明、鼎峙、碎錦、雙鉤、四皓、五雜俎、六逸、七賢、八龍、九老等格，另則為合詠、分詠、籠沙(將題字暗藏於鐘聯中，隱約可見。)等等。有一次，鐘題為諸葛亮、武則天，分詠格。熊天翼先生句為：「不因後主忘先主，竟以高宗作太宗。」此聯既出，眾皆為之擱筆。又有一次，鐘題為棋、劍，五唱，熊句為：「一日偶閑棋在手，半生應悔劍橫腰。」亦適如其身份。因熊善奕，我曾在旁看他與人下棋，其佈局與着法，均高人一等。而其以軍人在國家多難之時，只能在英國殖民地，下棋做詩，也自應有所悔也。

我每次吟集，也均勉強交卷，自信可取者不多。前述棋劍分詠，我句為：「淝水勝兵棋太傳，鴻門起舞劍將軍。」另一次鐘題是筆、郵票，分詠格。我句為：「一枝曾把千軍掃，片紙能傳萬國通。」一次鐘題是硯，合詠格。我句為：「一夜案頭梅欲入，十年窗下鐵為穿。」「妃子求詩曾手捧，書生謀食作田耕。」一次鐘題是唱、蟬，聯聯格，我句為：「花落後庭商女唱，蟬鳴西陸楚囚吟。」一次鐘題是散、書，七唱。我句為：「花落猶疑天女散，雁飛恰似一人書。」一次鐘題

是天中節，鼎峙格。我句為：「人間佳節秋方半，天上良宵月正中。」一次鐘題是南北高麗，雙鉤格。我句為：「北憶長安三月麗，南登衡岳九秋高。」一次鐘題是：清泉石上流，五雜俎格。我句為：「泉溫水滑華清浴，月上江流采石遊。」一次鐘題是：王安石、楊貴妃，分詠格。我句為：「相傳宰相多新法，為報君王有舊盟。」一次鐘題是：龍舟、麥克阿瑟，分詠格。我句為：「上國旌旗三島帥，幾船箭鼓一江人。」一次鐘題是：花落知多少，合詠格。我句為：「詩人故作傷春向，癡女偏多葬汝詞。」一次鐘題是：一唱，一唱，係恭祝陳謫士(其采)先生者。我句為：「謫人座右皆書史，老子胸中富甲兵。」一次鐘題是：拈、向、二唱。我句為：「笑向明燈籠翡翠，閒拈彩線繡鴛鴦。」一次鐘題是：苦、肥、三唱。我句為：「瘦燕肥環都已矣，婆心苦口亦徒然。」一次鐘題是：南、夜、五唱。我句為：「樓臺煙雨南朝寺，漁火霜天夜半鐘。」「父老心傷南渡錄，君王腸斷夜聞鈴。」一次鐘題是：香、江、魁斗格。我句為：「香飄桂子三秋院，潮湧銀濤八月江。」一次鐘題是：重、九，雲泥格。我句為：「九年修禳發之序，十載重來杜牧詩。」一次鐘題是：阮、熊、蟬聯格，蓋取天翼先生與我二人之姓為題也。我句為：「蘇白堤邊墩姓阮，熊袁關外地收遼。」一次鐘題是：高、眉、晦明格。我句為：「高樓此日來風雨，新樣明朝問淺深。」一次鐘題是：徐、王、鄭，碎錦格。我句為：「鄭和南海宣王化，徐福東瀛奠國基。」一次鐘題為：杏花村雨江南，六逸格，只許兩字

相連。我句爲：「春日江頭花共醉，南窗雨後杏初開。」「春來南國思紅豆，雨過江樓濕杏花。」一次鐘題是：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九老格，只許四字相連。我句爲：「流水繞村烟萬點，寒鴉孤樹月三更。」一次鐘題是：恢復中原、西施，分詠格。我句爲：「垂死放翁待寄望，重歸范蠡史傳疑。」一次鐘題是：曹操、滕王閣，分詠格。我句爲：「天下英雄曾自許，東南賓主盡遙臨。」一次鐘題是：僧、妓，分詠格。我句爲：「欲拋今世修來世，偏把無情作有情。」「人間尤物藏非少，天下名山佔已多。」一次鐘題是：花瓶、曾國藩，分詠格。我句爲：「威同將帥尊元輔，點綴衙堂喻女官。」一次鐘題是虎、岳飛，分詠格。我句爲：「將軍射石原由誤，宰相和金自不容。」一次鐘題是：蘇軾，琴，分詠格。我句爲：「魚美還須謀酒飲，曲高焉可對牛彈。」

一次鐘題是：茶、周瑜，分詠格。我句爲：「寒夜客來還當酒，大江兵折又賤人。」我其他所作，自認爲不足留者，皆未錄。

在熊宅吟集時，也曾作詩，先後的題目，有：中安臺卽事，無題，香港竹枝詞，挽吳達銓（鼎昌），龍舟，重陽雅集（柏梁體、聯句）、冬至（以少陵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分韻，我分得臘字），雪松居、雨夜等。同仁又曾於民國四十年一月十三日（臘八前二日），一同赴沙田西林寺晦思園探梅，在園中作聯句，歸來後又各有詩。凡我所作者，均已印入春人詩選第二輯中，不再重錄。因爲我常在詩或鐘聯中，引用杭州的典故，故熊天翼先生對我謂：「兄真是三

句不離本「杭」」。我喜其言，遂作爲日後我寫的書名，專述杭州與西湖的史事，由臺北正中書局，於民國六十一年出版。出版後，友人多人，爲寫題詞，近已將售罄。我正着手補正資料，準備再版。

熊宅吟集，亦即海角鐘聲，至民國四十年二月十日止，歷時共約一年。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一日，將各次所撰鐘聯，彙印成一集，由陳藹士（其采）先生題寫封面，並撰序。每冊收回成本港幣一元二角。十一月十八日，我認購十冊。陳序爲：歲庚寅之夏，訪舊九龍，與姚江阮君毅成遇，承以年來避蠶港九，如何消遣爲問？答曰：結習未忘，日以溫書作字自娛，他無所事。阮君告以近與同好，結有文會，星六一聚，盡往觀乎？越日偕往，則新知舊識，相見甚歡。各出前期詩鐘，琳瑯滿目，心神爲之一快。清尊既湛，譚藝多門，蓋已侷乎自遠矣。如是者，累月不疲，亦一樂也。華陽吳先生前溪（鼎昌），雅音迭奏，逸興方高。不意偶櫻小極，遽歸道山。逸矣風微，同深惋惜。茲者積稿既多，都爲一集，顏之曰海角鐘聲。同人以涵歷年事稍長，推爲序言。固辭不獲，勉書數語，以篤麗澤蓋簪之義云爾。

編者鄭水心先生作跋，謂：詩鐘，雕蟲小技耳，而竟爲之。沾沾然，醜醜然，若是者何也？人情有所不能止者，如水之遇風，時而波濤，時而漣漪，則亦順之而已。秋深海角，俯仰蒼茫，以是漣漪，發

爲清聲，終與成連之琴，湘靈之瑟，悠然而入於無何有之鄉乎！陶貞白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嗚呼！盡之矣。

次年，第二集編成付印。除詩鐘外，並有每次吟集時，各人所撰詩句。鄭水心先生撰編後小言：

海角棲遲，又掩日月。心波自蕩，時有清音，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然而山經入詠，猶紀義熙之年。天樂重聞，空憶貞元之士。則其含綿邈而吐滂沛，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劉太希兄在臺北撰序：

香島一隅，引蠻控越。閭廛撲地，人靈寤都。庚寅辛卯之交，海宇釋蹙，赤眉橫厲。天荒地變，石立濤飛。回首江關，家山入破。窺身海曲，人境俱非。于時安義熊公，卜居中安臺畔。招殘客之十數，踵汐社之勝游。海水天風，流連光景。春花秋月，何與興亡。佳日四時，良夜三五。鼎烹海至，盡節物之芳鮮。濁酒盈樽，助夏聲之沈放。一言授簡，詩思如潮。四座醺顏，花香入戶。肴核既徹，俊賞益臻。各皆岸幘據梧，靈鬪瑩發。手風腹筒，鸞羽箋飛。要皆緣情造思，澀鬱成采。植蘭湘畹，喻厥芳心。鼓琴海山，通其幽悟。銜華佩實，積稿哀然。無如歲月不居，歡愉易逝。比年吟侶，漸告衰殘。吳達詮、李鳳坡、陳芷汀、陳藹士，已悲宿草。交期後世，不識何人。熊公敦流舊之思

，珍唱酬之錄。搜尋墜簡，重付手民。猥以不才，令綴荒翰。追維疇昔，聊述斯文。不無惆悵之懷，略存流離之概云爾。

熊宅吟集停止後，民國四十年二月十三日，馬漢嶽（彬）兄來訪，謂擬集合居住九龍之原有詩友，並增約梁均默（寒操）兄，每週繼續集會，仍作詩鐘。我表示贊同，建議用茶會方式。十八日，第一次在加連威老道四十八號地下我家中舉行。此後，又曾分別在九龍鑽石山志蓮淨苑、九龍半島酒店、九龍荔枝角荔園、雅集數次。我雖亦每次有作，自覺無可取者。三月二十五日，因為陳諱士（其采）與張純瀕（維翰）二先生赴臺灣餞行，又在我家集會，各撰有詩。待我於民國四十年四月來臺灣，熊天翼（雪松）先生在其宅中置酒餞行，詩友皆到，是為中安臺最後一次雅集。諸友各有送行詩：

送思寧之臺灣

熊式輝

（一）

驚散鳧鷗海上羣，春來風雨日紛紛。  
高臺寂寞鐘聲杳，閑院嚶鳴鳥意勤。  
酬唱一年香島夢，別離三月故亭雲。  
客心已共花心碎，送罷陳張又送君。

（二）

易君左

六橋三笠夢依然，祇有驚濤怒拍天。  
異域最憐端午節，南人慘憶靖康年。  
雙堤遺愛墩留阮，千古雄姿廟祀錢。  
此去暫為仙島客，明春花繞武林船。

（三）

劉太希

塵中吳楚幾豪雄，擘楫橫流壯此公。  
海角鐘聲塵夢遠，蘭亭襟事俊游空。  
忍看神霄淪羣虜，坐待驚雷起蟄龍。  
萬里扶搖有鵬翼，前途不似步兵窮。

（四）

李鳳坡

客中今送客，同是未歸人。剝復知天意，乾坤動戰塵。傷時惟有淚，報國好傾身。文酒他年約，西湖再買春。

（五）

馬彬

海天萬里雨初收，又到旗亭唱曉籌。  
我是渭城外柳，年來渾不識離愁。  
亡秦三戶楚猶在，定使神州漢幟揚。  
他日閩臺春水發，東風一夜到錢塘。  
極目中原運已衰，延平王氣自癡照。  
阮狂賈哭吾猶壯，立馬吳山會有時。  
鶻肩火色自輪囷，此去定知功業新。  
冷落太平山下客，鳴鐘海角已無人。  
六橋三笠音塵絕，南北高峯伴落暉。  
愁煞湧金門外柳，年年盼望阮郎歸。  
蹤跡同君滯海涯，經年壯志苦沉埋。  
無人更識陳驚座，短褐臨風過六街。

（六）

周文英

又唱陽關怨別離，一身萬里獨棲遲。  
香江楊柳應譏我，慣向長亭折數枝。  
蒼茫雲樹望陪都，海角吟嘯此去孤。  
為約明年春草綠，一杯重醉裏西湖。

（七）

江樹聲

春深遠別賦南征，世局盱衡慨一枰。  
浩劫斯時罹赤縣，蓋籌何日慰蒼生。  
九州鼎革懷仁政，三戶龍興望義兵。  
大計千年崇法治，聲蜚臺島仰忠貞。

（八）

鄭水心

海角鐘聲已寂寥，殘春風雨尚蕭蕭。  
客中送客難為別，一任鄉心卷怒潮。  
臺灣舊是吾家物，鬱勃風雷待一鳴。  
指日樓船滿滄海，憑君磨盾賦收京。

在臺北出版的傳記文學月刊第三十七卷第六期上，載有南宮搏（馬漢嶽、彬）兄所寫的一篇中安臺的往事。他在文中說：中安臺熊宅的詩會，在阮毅成先生赴臺後便漸趨式微。其後，正式的詩會在九龍天文臺道梁寒操先生宅再興，但性質已變，以打牌為主，在牌桌上做詩鐘，吃晚飯時聯句。當梁氏赴臺之後，海角鐘聲便完全歇了。熊式輝先生於一九五四年七月，自泰國經港赴臺，中安臺海角鐘聲的同人，作了一次真正離散的餐會，在英皇道的雲華酒樓舉行，即以雲華二字為一唱，作詩鐘。舉例：雲夢已吞寧芥蒂，華嚴初悟即菩提。此一聯為鄭水心先生所作，那一次，每人都似作了幾聯的，有一篇序，為我執筆。但是他的序，我未曾看到，民國四十年二月以後的鐘聯，也未會付印。

馬兄在文中，又提到一件故事，與易君左兄與我有關。他寫道：

「……故事由我而起，但直到一九七二年君

左逝世後，我才公開故事內幕，時隔二十一年——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愚人節故事。那時候，愚人節開玩笑很普遍。

我忽然想愚一下人，對象當然要擇聰明人，易君左先生、阮毅成先生，都是雋智之士，我選二人為對象，再以熊式輝先生作陪襯。

愚的方式是：我以熊式輝先生具名，請易君左先生四月一日中午午飯，帖子封套上寫明請阮毅成先生轉交，但不請毅成。帖子，我模擬熊的秘書江先生筆跡，大約花費二小時，有七、八分像。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十時左右，請人送到阮宅。毅成於次日上午親自送到君左家面交，爲了怕君左外出，阮先生還較早而赴。當時，香港電話極不普遍，阮、易門庭皆無電話。我估計，阮先生以自己不會被邀，托轉帖子，如不轉到，會被認爲有偏心。因此，料他必做。再者，江秘書筆跡多見，阮亦必能一眼認出，不會料想到這會是旁人作愚人節玩意。又何況，愚人節玩笑亦是學生和青年人的，他們都是早已成長了的。

君左所居，在九龍郊外鑽石山上元嶺，當時，大家都很節儉，無必要不乘計程車，由阮宅赴易宅，先要步行約半公里，再乘公共汽車，需二十分鐘或稍多，再步行約一公里或稍多的路程。

阮上午送到，易便需即時出門了，因爲有三倍的路程。而且要乘渡輪過維多利亞海峽至香港這一邊，渡輪約行十分鐘，入出上下的

時間大約也需十分鐘。君左於渡輪上香港岸後，步行至德輔道乘電車，到英皇道砲臺山附近一站下車，走上約半公里長的斜坡路，至熊宅爲十一時三刻。熊、易相見閒談甚歡，經過半小時，易發現了熊家並無請吃飯的跡象，便問主人，又出帖子，主賓大笑，領略到這是愚人節的玩意，他們認爲這一定是留法學生出身的阮毅成先生的傑作。

下午三時半，君左與我在星島日報一個集會中相見，君左立刻講出了這一個故事，並且以肯定的口氣說：「一定是毅成！」我很從容地先表示同意，再提出異議，我說：「倘若毅成，他自己送帖子跑一趟，並不上算啊！」君左亦同意，然後對着帖子思量，仍維持舊說。他說：「毅成年輕力壯，跑一趟不在乎，可能他一早到鑽石山有事，順便愚我一下。」

數日後在中安臺熊宅午餐，君左出帖子示衆，大家哄笑，亦認爲出於阮氏。在此之前，易、阮已相見，阮曾力辯，無效，因爲大家想不出再有他人。我始終未被疑及，由於我的毛筆字甚劣。後來認出這是模仿江先生筆跡，更不會疑我，因我寫字功力無可能模擬他人。

這件事經過二十一年，君左逝世後，我爲文悼念，才將之寫出，阮毅成先生是看到原稿而得知的。

當時爲我送帖子到阮宅的工友名阿康，年輕未婚，如今早已有兒有孫了！

阮毅成先生會稱大過我一個高中畢業生的年紀，易君左先生更大過我二十多歲，他們是可敬的前輩，但他們二位都充滿活潑的生氣，因而沒有了年齡距離。「此事，如果不是馬兄自己招供，我將永遠將之列爲疑案。

我在香港時，易君左兄爲星島日報編海天一角版，常命題徵求詩鐘。民國四十年一月四日，推我主課。我命題爲爆竹、熱水瓶，分詠格。十八日截卷，共得一千二百餘聯，可謂洋洋大觀。我分別評定正取十五名，多給獎品。備取二十名，不給獎。作者皆不識其人。前五名，並各附評語，佳句爲：

寒宵笙沸留餘韻，  
滿地鞭絲散落花。

蕙草作

粉身終被虛名累，

守口還收止沸功

荔枝作

乍聞子母千餘響，

不變炎涼廿四時。

道微作

對客肯傾西賊膽，

驚人慣作戰場聲。

西廂（按即係張惠康兄）作

命同紙薄空聲勢，

心比壺清泛暖香。

梁礪吾作

待我回到臺灣後，於同年八月十一日，又再

爲主課一次，題爲蛇、傘，分詠格。蓋取杭州西湖靈隱山門中四大金剛，一握蛇，一持傘之意。此次應徵者，竟達二千五百四十二聯之多。君左兄在港，就地請張惠康（佐辰）兄代我評選，錄取二十名，給獎。又增取二十名，不給獎。於九月廿九日放榜。惟蛇、傘二字可用之典不多，欲求有佳作不易。其所取之前三名佳作，爲：

建定制虧譏左衛，

用兵形活喻常山。

周詠牧作

評：本聯上句用宋元嘉起居注故事，下聯用孫子兵法。典實確切，華貴雍容，詩鐘之正體也。作者年高古稀，詩壇前輩。敬老尊賢，奉爲首選。

獨疑汲令杯中影，

半掩襄陽畫裡人。

西廂作

評：作者爲敲鐘聖手。本聯輕描淡寫，不費氣力，而功夫自見。文字貴有情境，本聯足以當之。

盈握隋珠辭白玉，

山翻陸句亂紅粧。

陳叔餘作

評：本聯上句用劉禹錫詩，下句用陸游詩。以詩對詩，旨於鐘律，而嫵媚可喜。

我在其所選四十聯中，我愛誦者，尚有：

草澤風雲徵沛上，

杏花春雨濕江南。

葉伯平作，原

取第五名。

盤腰巧挽傳飄后，

刻骨相思記翼王。

木鐸作，原取

第十三名

時固晴雨為開闔，

影幻杯弓乍有無。

劉毅華作，原

取第十六名。

我來臺灣後，仍繼續與海角鐘聲諸友，有詩簡往來。民國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得熊天翼（式輝）先生自香港來詩，題爲和君左痕韻，奉答純蘊見懷，兼柬涵廬、毅成。按，純蘊爲張維翰先生，涵廬爲陳譚士（其采）先生。

息影三年近市門，何心與世論朝昏。

灣灣小徑登臺路，短短疎籬傍海村。

寒歲難忘梅竹伴，怯情同失鹿麋魂。

不堪屐齒依稀認，雨後猶存舊日痕。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張純蘊（維翰）先生轉來熊天翼（式輝）先生自香港寄來詩，題爲春日懷涵廬、毅成。涵廬係陳譚士（其采）先生之筆名。

征帆待發鯉魚門，臨別心淒各贈言。

又是簷牙飛絮影，依然屐齒印苔痕，

阮郎一去無消息，陳叟長勞繫夢魂。

春漲滿江鱗似織，欲憑寄語但加餐。

五月九日，我作和詩寄熊。其間，鄭水心先生來函，謂熊原作中「阮郎一去無消息」句不確，會對熊提及：「阮先生固常有函來。」熊謂雖與事實不符，但不失爲一句好詩，故仍存之。

民國四十年八月七日，得鄭水心先生香港來詩，「集蘇，寄毅成，並東逸塵、涵廬、純蘊三老」。

跨海清光與子分，詩壇欲飲鶴鵝軍。

愁腸別後能消酒，耳冷心灰百不聞。

夢裡還家旋覺非，水沉煙斷珮聲微。

百年父老今誰在，空羨騎鯨得所歸。

目盡孤鴻日照邊，海山兜率兩茫然。

而今父老千行淚，南北東西只一天。

一杯相屬竟何時？更問殘芳有幾枝？

萬里紅波半天赤，夢魂相覓苦參差。

鄭於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二日訪臺，我爲設宴歡迎。席間，以水心二字一唱命題，佳作如林。鄭自作一聯，亦甚好：「水經聚訟添新注，心史鈎沉發古思。」

# 滬上往事

萬 墨 林 著

一至四册合售台幣二百八十元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